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首页
- 学报概况
- 编委成员
- 编排规范
- 编辑学坛
- 编读往来
- 学报内容
- 在线投稿

◆ 学报内容 ◆

人神互化 宫肖器同——汉代文学人神关系浅议

作者：李炳海 添加时间：2006-2-28 21:24:20 点击：921

[标题] 人神互化 宫肖器同——汉代文学人神关系浅议

[所属年份] 1999 年 第3期

[作者] 李炳海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摘要] 汉代文学在表现人和神双向对象化的过程中，往往通过宫殿器物的描写，从物质层面上把人和神沟通。汉代作家按照怨象中神界灵宫的模样来描绘人间宫殿，又把神界灵宫写成人间宫殿的样子。另外，人和神的许多器物都不是专利品，而是相互通用。象舆、青丝、黄金，在神界和人间都可以见到。由人和神的宫殿器物趋同，人神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

[正文]

人和神灵的交往，是一个双向的对象化的过程。汉代作家按照人的形象塑造神灵，又按照想象中的神灵的形象刻划人。人和神外在形态的对象化，主要体现在宫室舟车等具体器物上。阅读汉代文学作品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人间宫殿和神殿仙宫、人的车驾和神仙所用的交通工具，往往呈现出趋同性，它们之间不是界限分明，而时域模糊。甚至可以这样说，宫室舟车这类器物，人和神都没有自己的专利品，而是相互通用。人和神宫殿酷肖、舟车相似，是人和神相互对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对象化还限于物质层面，但已经从外在风貌上把人和神沟通，是人和神更高层次对象化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学中人和神的对象化，是从器物的公用、互换开始的。

人间帝王的宫殿和神界的灵宫是汉代文人着力加以描写的对象，因为它们分别是人间和神界权力的象征。汉代文人笔下的人间宫殿和神界灵宫虽然所处的空间方位不同，甚至天地悬隔，但是，二者往往出现对象化的趋向。他们按照神界灵宫的模样来描绘人间宫殿，又把神界灵宫写成人间宫殿的样子，仿佛人间帝王和神界首领住的是相同的宫殿，王宫神殿是按照同一模式造出来的。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描写天子宫殿苑囿和游猎活动的力作，在汉代具有典范意义，其中已经出现把人间宫殿加以神化的端倪。《上林赋》对西汉天子的离宫别馆有如下描写：“青虫L坳蛟于东箱，象舆婉蝉于西清。灵围燕于闲观，f屋了全之伦暴于南荣。”（《史记》卷一一七）这里提到的四种物类事象，无一不是取自神界。青虫L}《汉书·司马相如列传》引作青龙，甚是。在古代五行说体系中，东方与青色相配，其神兽为龙，青龙为东方之神。象舆，最初是神灵乘坐的车。

《韩非子·十过》讲述的黄帝合鬼神与泰山的传说，作为鬼神之长的黄帝就是“驾象车”。象舆，即象车。这里以青龙暗指为天子驾车的御马，以象舆指代皇帝的车子。灵围，还见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围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史记·卷一一七》）飞泉，又名飞泉谷，在昆仑山西南。灵

●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查询

● 目录查询:

2005 年 01

关键字

查询

● 按年份查看: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目位于昆仑山附近，是传说的鬼神聚居的场所。刘向《九叹》也提到灵围：“登昆仑而北首兮，悉灵困而来渴。”（《楚辞补注》卷十六）刘向把灵困的方位说得更确切，是在昆仑神山以北。司马相如非常清楚，灵围是位于昆仑山附近的鬼神聚居的场所，却又把它移入上林苑，成为宫殿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屋侄，传说中的仙人。《列仙传》载：“了屋侄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握侄是位有神异功能的仙人，他采药的槐山见于《山海经·中山经》，《北山经》又有槐水，槐山在今晋东南一带。到了司马相如笔下，仙人偃侄成为上林苑的一名成员，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其他神仙。司马相如采用夸张的笔法，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极力把天子的宫室苑囿神化，仿佛那里不是座落在人间，而是处于神界；仿佛那里不是天子的离宫别馆，而是神仙萃居的灵宫。

刘歆的《遂初赋》在追求自己以往显达的经历时，也把西汉朝廷大殿描写得和天界紫宫一样：

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阊阖之开通。书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备列宿于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驹房兮，奉化盖于帝侧。

刘歆同样用描写天宫神境的笔法来展示西汉中央朝廷，和司马相如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搜罗各种神仙灵物置入天子宫殿，而是用天象来加以暗示、衬托。阊阖，传说中的天门，这里用来指代朝廷的大门。三台，古星名，亦称三能。《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乘决。”三台属太微垣，古人把它视为天宫重臣。汉代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刘歆以三台星宿指代汉宫三台。北辰，谓北斗星，是神话中的天宫所在之处。紫宫，即天宫。北辰、紫宫，是天子之宫的代称。列宿，天上的星宿，用来象征朝廷群臣。钩陈，星名。《晋书·天文志上》：“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这里代表天子的近臣。刘歆曾任侍中，故称“备列宿于钩陈”。枢极，指北斗七星，北斗第一星为天枢，故名北斗为枢极。《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文中以枢极代指朝廷大政。六龙，传说天帝乘六龙所驾之车，此指天子大驾。总六龙，为天子驾车。刘歆曾任奉车都尉，故以总六龙自许。驹房，指东方七宿中的房宿。《史记·天官书》：“房为府，日天3}o”华盖，古星名，属紫微垣，共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今属仙后座。《晋书·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座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华盖是古人想象中的天神车盖，这里移用于天子。刘歆列举天宫诸多星宿，用以象征西汉中央朝廷，把朝廷写得和天上紫宫一样。各种星宿都是传说的神灵，各有职司，由此而来，按照天宫模式而加以着意表现的西汉朝廷，也仿佛是由诸多神灵组成的群体，似乎是紫宫下移于地上，星神降临于人间。《上林赋》是通过列举天子离宫别馆的神仙及其用具，把上林苑写成神蔽仙苑，采用的是整体象征的表现方式。刘歆的《遂初赋》不但在朝廷和天宫之间建立起整体象征的关系，而且朝廷的具体角色都和天上星神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是通过多个局部象征的组合，最后形成整体象征。朝廷和天宫一一对应的象征关系，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刘歆是一位博学之士，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因此，他用天宫来象征朝廷，把诸多星宿信手拈来，显得轻松自如，但今天解读起来已经有许多障碍。

汉代作家采用象征性的表现方式，按照想象中天宫的样式来描写天子的宫殿；同时，还把想象中的神宫仙殿，按照人间宫殿的图样进行夸张地描写。《史记·封禅书》提到位于渤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黄金为宫阙”乐府诗《董逃行》的主人公遥望五岳仙境时，所见到的是“黄金为阙班磷”。人们想象中的神宫仙殿都是以黄金为宫阙，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其实这不过是人间宫殿经过夸张渲染之后移入神境仙界。汉代是一个崇尚奢华的社会，不但天子的宫殿金碧辉煌，穷奢极侈，就是富贵之家亦雕梁画栋，刻金镂玉。乐府诗《相逢行》中的侍郎住宅“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乐府诗集》卷三十四），金玉是富贵的象征。乐府诗《古歌》也写道：“上金殿，著玉蹲。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为了突出主人的富贵，诗中相继出现金殿、金门、金堂，仿佛整个建筑都是以黄金为材料，是一座黄金殿堂。汉代文学作品中的神境仙国以黄金为宫阙，带有明显的富贵气，这和乐府诗描写的高官显宦的殿堂一模一样，是人间奢华时尚的投影。

汉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间宫殿和神宫仙殿，二者非常相似，以至于达到形神酷肖的程度；同时，还往往出现人神同器的情况，人的器具和神的器具都不是专利品，而是相互通用，很难截然

分开。

《韩非子·十过》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这是假借师旷之口讲述的古代传说，黄帝是作为众多神灵的首领出现的。象车，指的是以象牙加以装饰的车。黄帝乘象车在泰山会合鬼神，所以，汉代作家在描写神灵出行时，都把象车作为它们的交通工具，象车、象舆成为神灵的重要标志。《汉书·礼乐志》收录的《郊祀歌》，其中有几首诗提到象舆这种器物。《景星》：“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这是说天神乘坐象舆视察下界情况，因为天子把人间治理得很好，所以，德星显现，吉星高照。象

载，指的是象车。《象载瑜》云：“象载瑜，白集西。”这是说天神乘白色的象车，自西方而集。在五行说中，白与西相配，故诗中称“白集西”。瑜，美好貌。《赤蛟》云：“灵腮把，象舆软。票然逝，旗透蛇。”神灵欲行，象舆严驾待发，于是轻举远逝，旗帜飘扬。《郊祀歌》是祭祀神灵时所用的诗歌，其中乘象舆来去的都是神灵，象舆是神灵乘坐的车，有时又称象载。《郊祀歌》中象舆的含义是清晰的、一以贯之的，毫无例外地都指神灵乘坐的车。到了后来，人们对象舆的这种含义未能准确地把握，以至于在解读《郊祀歌》的时候出现许多错误。服虔把《象载瑜》中的象载释为“鸟名”，颜师古纠正说：“此说非也。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颜师古的解释和原义较为接近，但并不确切；他在为另外一首《郊祀歌》作注时，所下的判断则完全错误。《景星》有“象载昭庭”之语，颜师古注：“象，谓县象也。载，事也。县象秘事，昭显于庭，日来亲近，甚明察也。”颜师古把诗中的“象载”分割开来，以古代的县象制度相附会，完全背离了原意。《周礼·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最后一句讲的是古代县象制度，每年正月，天子把有关政令悬示于宫门外的高大建筑上，令官民周知。县象和象载毫不相关，颜师古的解释析言破句，断章取义，这表明他对象载已经非常陌生，难以准确地加以阐释。

古代许多注家对象载产生误解，汉代文人却清楚地知道它是神灵乘坐的车辆，不过，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象舆的主人并不是神灵，而是人。司马相如的《仁林赋》先是说“象舆婉蝉于西清”（《史记》卷一一七），把象舆和青虫L、灵围、了屋侄等神仙并列在一起，象舆显然是神灵之车。可是，《上林赋》后面又写道：“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虹。”（《史记》卷一七）镂象即象舆，指的是用象牙装饰的车。象舆虽然是神灵之车，却为天子所乘，天子和神灵使用的车辆相同。《大人赋》又写道：“驾应龙象舆之螭略透丽兮，骆赤蟒青蛇之姻蛟蜿蜒。”（《史记》卷一一七）所用笔法和前面所引录的《上林赋》的话语相似，只是更加铺张。在《大人赋》中，作品主人公是象舆的主人，象舆是这位大人远游时的交通工具。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先后三次出现象舆物象，一方面认定它是神灵之车，另一方面又把天子、大人写成是象舆的主人，把人神同器观念表现得非常鲜明。《楚辞·惜誓》有如下一段：“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楚辞补注》卷十一）作品主人公生活在现实社会，有感于年老日衰，遂登高远游。象舆虽然是天界至尊太一神的大驾，但作品主人公不妨驾乘它周流四方，甚至可以“载玉女于后车”，把他钟情的神女一道载入象舆。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天子乘象舆，表现的是皇帝的威仪排场，他在世间至高无上的地位；轻举远游之人乘象舆，则使他们具有出入天上人间和神灵进行交往的可能，象舆是沟连人和神的交通工具。无论天子还是离世远游的人，一旦他们驾乘象舆，就带上几分神性，成为半人半神的形象。

远游者驾乘象舆，《离骚》就已有之。文中称：“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车辆既以象牙为装饰，还有美玉错杂其间，而其原型则是神灵所用的象舆。汉代辞赋作品主要是继承《离骚》的传统，为许多作品主人公配置象舆，表现人神同器成为一种时尚。不过，在汉代某些作品中，象舆的原型也出现了变异。无论是《韩非子·十过》篇，还是屈原的《离骚》，象舆、瑶象之车指的都是用象牙装饰的神车，是主人的一件器物，虽然神奇却没有生命。可是，王褒《九怀》中所出现的象，已不再是器物，而是有血肉之躯的象：“乘虫L兮登阳，载象兮上行。”（《楚辞补注》卷十五）王逸注：“遂骑神兽，用登天也。神象白衣赤头，有翼能飞也。”文中虬与象对举，虫L是龙一类的神物，象当然也是指神象，是动物神。文中的“载象上行”，是由《韩非子·十过》篇“驾象车”原型而来，不过已由器物演变为动物神，由主人公的用具演变为坐骑。

汉代文学作品往往把人的车舆加以神化，借用神灵乘坐的象舆；同时，在描写神灵使用的交通工具时，又对它进行人间化的处理，使它和人的器具相似。乐府诗《上陵》前半部分如下：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竿。木兰为君掉，黄金错其间。（《乐府诗集》卷十六）

此诗是描写仙人从水中来到人间，又遨游四海的场面，作品中出现的各种器具都是仙人所用。桂树为船，木兰为掉，是选择名贵树木制成舟楫，不但实用，而且有芳香之气。这是借鉴《楚辞》的表现手法，《湘君》的主人公就是桂掉兰枪。至于青丝为笔，黄金装饰舟楫，则是典型的人间习俗。乐府诗《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前往采桑时，“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她以青丝系笼，和《卜陵》中的仙人所用的笔，亦即系船的绳索是一样的，都是青丝。至于秦罗敷所夸耀的夫婿，则是“青丝系马尾”。青丝在汉代是常用而又上档次的物品，因此把它写成是仙人船上的纤绳。再看以黄金装饰器物的习俗，这在汉代社会更为常见。《陌上桑》诗中秦罗敷的夫婿“黄金络马头”，《相逢行》中的主人公同样如此。青丝、黄金在汉代社会是高雅、富贵的象征，《上陵》一诗在描写仙人舟楫时写入青丝、黄金，使仙人也带有高雅、富贵气。乐府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铺陈太守家娶亲场面时有如下一段文字：

青雀白鹤舫，四角龙子播。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掷蜀青要马，流苏金镂鞍。贪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玉台新咏》卷一）

把这些诗句和前面所引《上陵》一诗的前半部分相比，会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有些器物是人和仙公用的。汉代作家在列举神仙所用器物时，经常不是取人间所无，而是选择人间所有，通过具体器物沟通人和神，使二者的界限变得很模糊。当然，汉代作家在刻划神灵时，也没有忘记从所用器物方面突出和人的区别，《上陵》诗中的仙人在遨游四海时，就是“芝为车，龙为马”这种车驾在人间是见不到的，有其神奇的一面。

责任编辑 王冶英

©2004-2005 版权所有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邮编：266003

电话：0532-82032739 0532-82032719 E-mail: xuebshk@ouc.edu.cn

Design by biner